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七

古今體三十三首

癸丑

癸丑元旦

甲是天干開物始寅為月首錫春昌五旬有八得年久
貌已臨民躋敬長蒿目何曾轅大當勅幾敢弗慎惟康
居諸歷以登耄耄一念仍勤學未遑

元旦試筆

倦勤猶待丙辰年敢懈而今未歇肩
亶始慎終勵不息
若賜時雨祝無愆農祥慶幸逢三白
武績何期賦十全
泰保盈持祈

昊貺永銘斯志寸衷虔

憶自幼齡知讀書忽忽今至八旬餘
德修行踐曾何有
內聖外王總忸如與物春臺共條鬯
撫時六幕願和舒
古云適百半九十惜分寸陰正慎予

詠檀木如意

舊玉新檀木居然成一科略資位與置弗費琢和磨左右無不有指揮任若何勝他常侍者傳語或清訛

劉原起歲朝圖

茅屋雖貧儉也知度歲時饒他一日樂切我萬民思爆響寒聲送靱煖意披橋頭扶杖客來督守除詩

降旨加賑昨歲西安被災各府州縣詩以誌事

昨歲夏秋旱被秦恩應翼日早頒綸

西安去京師較遠是以新正加賑恩

旨於初二日即行頒發

加分輕重一兩月灾視饑寒極次貧

上年陝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七

卷七十七

咸寧長安等州縣夏秋被旱成災業經降旨令該撫實力撫卹分別賑濟第念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生計尚艱因再加恩將成災八分之醴泉縣極次貧民展賑兩個月其成災六分之咸寧長安乾州三州縣極貧並成災七分之興平涇陽三原高陵韓城蒲城武功七縣極次貧民俱展賑一個月至被災較輕勘不成災地方仍令該撫察看情形酌借口糧籽種以資接濟並飭督屬實心經理務俾閭閻均沾實惠用副朕軫念災區普錫經理更頻飭量吏均沾要以逮窮民首春春祺至意

三接宴中外西望安能念刻申

寧壽宮題句

寧壽溯原名

是處乃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

居也丙申豫算為歸政後燕憩之所逮今

十八年名 倦勤希宿情為期三載近
屈指丙辰歸政 益
仍其舊 祇餘三年矣

篤一衷誠符願待

天貺勅幾慎晚成仔肩猶在已忍不念民生

矩亭

方轉迴廊接書屋折旋中

去聲

處矩無差即今小德日猶

慎他日從心或可耶

萃賞樓

層屋假山巔翼然復灑然不教陳御座可以供金仙亦

卻莊嚴麗惟欣清淨便題名曰萃賞却弗涉因緣

玉粹軒

假山緣降處詰屈復玲瓏竹翠常搖籟牆高因避風均
成玉之趣却恐畫難工箇裏養純粹休言一室空

得閒室戲題

新正事簡茲遊步屈指得閒近幾春却恐猶資書室笑
笑今尚是特忙人

降旨加賑去年直隸被災諸州縣詩以誌事

昨歲畿南延六府既艱冬雪缺春霖麥收無望大田歉

漕運多留發帑尋

上年河間天津等六府夏秋被旱成災已前後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尋又

勅部撥帑八十萬兩令該督飭屬優加賑恤災黎庶無失所之虞

賑借頻施期救急青

黃資濟重詢音

惟是今春正賑已畢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生計仍恐不無拮据因復降旨詢問

令其據實陳奏請加一月教兩月寧厚於民吾夙心

據該督奏請將順天

府屬之保定文安大城武清寶坻寧河河間府屬之河間任邱景州獻縣交河阜城天津府屬之青縣慶雲鹽山保定府屬之清苑東鹿滿城望都容城趙州屬之寧晉共二十一州縣成災七八分之極貧加賑一月等語朕念被災較重州縣僅加賑一月尚恐口食維艱因降旨加恩令加賑兩月以資接濟其被災較輕各州縣仍

令察看情形分別借糶妥為籌辦朕於加惠黎元之事每不惜過於優厚數十年來朝夕在念大易所謂有孚惠心乃風心也

命加賑山東河南去歲被災州縣詩以誌事

去年直隸迤南旱齊豫隣疆並及魚齊重賑加州縣別上年齊豫兩省界接畿南地方均有被旱之處而東省德州濟南一帶成災較豫省稍重當即命將應徵銀米及帶徵等項分別蠲緩停展并特降旨於十二月內給賑一月貧民自可不致失所第念今春青黃不接之時閭閻餬口無資因再加恩令將德州平原禹城高唐恩縣濮州臨清邱縣夏津武城十州縣無分極次貧民概賞給兩月口糧其歷城齊河臨邑博平茌平館陶海豐樂陵霑化清平等十縣及各該處坐落衛地賞給一月

口糧俾資接濟豫輕借展口糧徐

河南被早成災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所屬早經降旨裁

漕分別賑濟第念情形雖較東省少輕而今春正賑已畢小民生計尚艱亦再加恩令將成災八分之林縣武安汲縣獲嘉修武等五縣無分極次貧民概予展賑一月其被災七分之二安陽湯陰涉縣新鄉輝縣淇縣延津滑縣原武陽武濬縣十一縣借給一月口糧以資口食至兩省勘不成災之區仍令各該撫察看情形或減價平糶或酌借口糧籽種分別籌辦並董率所屬實心經理俾得均沾愷澤副朕軫念窮簷普惠春膏至意期於閭晏堪憐彼較以幕調誠愧予更勅司民大小吏俾

當實惠受均諸

補詠戰勝廓爾喀之圖

有序

補詠戰圖之什逮斯凡六

伊犁回部第一烏什第二金川第三臺灣第四

安南第五及今

廓爾喀第六

歷數成功之全即今乃十

平定伊犁二次

回部一次金川二次臺灣一次緬甸一次安南一次及今廓爾喀二次共十次

予幸在茲

予惕更在茲蓋予受

祖宗付托之重度德量力尚恐守成之或虧敢懷開擴之奢望且予自少讀書即欽

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即

謹遵

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寧人將二十年矣乃
準夷內亂歸降者踵接思我喀爾喀之地不能容
爾許人於是乘機撫衆有甲戌之師自是而兩定
準夷一平回部再靖金川緬甸安南各歸順臺灣
一舉輯海洋及此前後收廓爾喀遂有十全之武
功使予自問亦不知何以成此則實賴

上天默佑每以險而獲安常值危而得勝較古之英君
賢將赫濯樹勲者雖不敢云過之而自審實無不

及所云予之幸人或知而予之惕則人或未知也
所惕者何自古為天子者孰非

天之子既為

天之子

天孰弗愛之而予獨承之深受之屢設有失德違

愛則所以罰之者亦必重此予所以業業兢兢不遑刻

安者也且前此八功之成雖云絕域外洋皆人力

尚可施之地若斯廓爾喀則在萬里三歲之外更

數千里陡壁線路下臨深川不能容馬人皆踵跡
而行我將卒胼手胝足雖情寐疲弊而氣愈鼓心
愈壯突將無前賊人駭為天降鹿埕隴種傷生實
多而憐之乃致彼魂落膽喪匍匐求降此而弗圖
其勞予心又何忍適不云乎自少年即深知窮兵
黷武之戒乃四十年之間自甲戌始十成武功非
用兵而何幸而蒙

天眷佑得以劼勗歲事於民無一賦之加於事有十全

之美則予之所以早作夜思弊精勞神者庶可少
逭窮黷之譏耳觀斯圖也不啻共將卒之辛苦實
並切心膂之惻療詩以言志其志亦不外乎此爾

攻克擦木圖

福康安等於閏四月二十七日自第哩浪古進兵
五月初六日至擦木地方遇見賊匪即乘陰雨連
夜分兵五隊海蘭察等由正路直攻福康安為後
勁指示將士往來截殺立將賊碉攻克殺賊目三

名賊匪九十餘名獲活賊十八名首戰即捷已振

先聲

今為歸順

壬子

昔歸降

已酉

廓爾喀

作平聲

事有雙未示兵

威且利啗

廓爾喀於已酉年初次滋擾後歲邊界實由素欺唐古特之人怯懦鄂輝等於收復濟龍

聶拉木宗喀之後賊匪望風逃遁待至次年春融合應大示兵威令彼憚懾方不復有再來侵掠之事乃已忠以由京差往之人諸事擅專計不出此且授意令藏中每歲許給元寶三百枚慈惠了事損威長傲莫此為甚

豈知乞命獻誠腔

此次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百巴圖魯調遣索倫勁兵及屯練降番近萬

人前往聲討福康安等進兵之後七戰皆捷賊人膽落乞命不暇察其此次進表納貢實出至誠諒此後不致

復肆披猖矣

可嘉名將及勇士

賊匪所恃者山徑險仄我兵未必登攀趨捷遂爾深入不

知福康安海蘭察等威畧素著又能激勵將士無不鼓勇爭先甚至衝冒雨雪攀藤附葛履險如平地渡河如蹄涉凡賊匪所據要隘之處殲戮生擒

獎無留遺每閱奏章嘉賞幾難言喻

何礙存耶遂定

駟擦木首攻即前進戰圖補詠靖番邦

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

擦木既克之後我兵乘勝直抵瑪噶爾轄爾甲地方樹林中藏有賊匪三百餘人福康安令官兵一面分投下壓一面派兵埋伏半山石壩下故留一

路誘賊上至山半鎗箭齊發刀矛競進賊匪奔竄
追至邦杏地方殺獲甚多連日再戰再捷士氣百

倍

乘勝遂教鼓勇前瑪噶

作平聲讀

爾轄地相連密林伏賊將

守險峭壁降

去聲

兵條破堅

該處山梁陡峻後倚峭壁山前深林密菁賊人潛匿其中

經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投下壓痛加勦殺賊匪即時逃潰官兵奮勇直追計殺賊目七名其餘賊匪除擒獲

三十餘名外殲戮殆盡

其目七名衆六十生擒以半別殲全雖云

不戰功為上戰即成功合詠篇

攻克濟龍圖

濟龍為後藏西界官寨高大寬廣賊人週圍疊石
為壘復於西北及東南山梁另砌大礮我兵於初
十日丑刻分路攻取搶上東南山梁其礮座上兩
層拋入火彈焚燬並焚其寨下房屋火光燭天乘
勢進攻至亥刻攻破官寨東北隅賊匪滾山逃竄
官兵盡力追勦於是藏地全復

番境濟龍西極邊賄求彼尚占依然

前次廓爾喀即搶
佔濟龍等處鄂輝

已忠等不能振之以威乃私令藏中賄賂侵地是以此次賊人復佔據濟龍冀仍飽欲而歸是賄求轉以招盜

矣石牆木卡層層固據險阻堅處處連冒雨衝宵分路

進

是日福康安等令將士分路進攻使之處處受敵不能相顧午後遇密雨我兵人人奮勇無一少懈者向

晚雨甚稠內賊匪放鎗投石抵禦並堅官兵拋入火彈焚斃賊人甚多至亥刻攻破官寨東北隅賊匪方始紛

紛奔竄

破碉克寨一時全近千殲賊復蔽地

官兵分路進攻之時海蘭

察預領索倫騎兵分為兩翼以備截殺及攻破官寨我兵窮追殲戮共殺賊目七名賊匪六百四十餘名俘獲活賊一百二十三名又搜獲逃匿活賊七十五名其投河落崖傷斃者尚不計其數計此次勦殺約近千人雖彼孽由自作朕心轉覺不忍耳多害生靈亦覺憐

攻克熱索橋圖

距濟龍八十里為熱索橋過河即係賊境橋上浮
搭木板賊人於北岸索拉山上砌石卡一處南岸
砌石卡二處據險抵禦十五日官兵直前攻破北
山石卡其南岸賊匪望見盡撤橋板福康安密遣
官兵由我綠山上游紮筏潛渡正路官兵亦乘勢
搭橋同時並濟追剿至色達木地方又過熱索橋
三十餘里矣

復全番境臨廓境一水橫流熱索河其北其南賊胥禦

即深即險我須過索拉

作平聲讀

直進大勦彼

福康安等於初十日克復

濟龍後十三日起程前進山路本屬陡仄是日又遇大雨並滑溜難行官兵於十四日至熱索橋北岸索拉山

直前摧撲石卡大加勦殺賊衆不能抵敵隨即棄卡奔逃

我綠上游繞壓他

其時南岸賊人

望見即將橋板撤去福康安一面令官兵施放鎗砲一面密遣翁果爾海等由我綠山一線僻徑越過兩重大山至熱索橋上游紮筏渡河繞至南岸直撲賊卡殺賊數十名而正路官兵亦乘勝搭橋前渡痛殲賊衆並擒

獲活賊八名

乘勝正兵架橋渡莫非

天助感誠多

攻克協布嚕圖

官兵過熱索橋行一百六十七里至協布嚕地方
有橫河一道水深溜急兼之河以南賊人所據地
勢極高仰攻為難福康安等帶兵繞至橫河上游
夜間以大木借接枯樹渡過次日分兵三路併力
壓下焚燬賊寨正路官兵亦即成橋過河佔據賊
卡先後追剿截殺五百餘人

熱索橋過路可通未逢賊禦進追窮前臨協布嚕
覘屯

聚

五月十五日福康安等攻克熱索橋後十八日至旺

萬爾地方偵知西南地名協布嚕一處賊匪砌卡屯

聚

因該處橫河之北山坡地勢低下沿河道築難容

足而賊人河南克瑪山坡地勢最高竟成負隅之勢

上繞橫河得壓馮

詩小雅不敢馮河毛傳馮陵也孔穎

達疏引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

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協布嚕原有一橋座先被賊

匪拆毀又於木城內施放排鎗一時不能搭橋渡河二

十二日惠齡帶兵於正路牽綴賊勢福康安海蘭察率

領將士越過大山三重於二十三日繞至上游適河中

橫倒枯樹一株即令官兵伐木接縛為橋惟時日暮又

值大雨兼之賊匪窺伺甚密橋不能速成福康安佯令

撤兵實伏石塹下夜半乘賊勢少懈接縛成橋徑至其

克堆寨下二十四日黎明分兵三路夾攻而惠齡亦率

兵由正路搭橋渡河奪卡窮追此次我軍從上壓下勢

若建瓴殺死賊匪三百餘名焚燬賊寨五處其奔逸者

復被我兵截殺二百餘名無不克攻戰必勝有餘力蓄勦爭雄堪嘉

敵愾心同一每閱飛章憐切衷

攻克東覺山圖

過協布嚕百數十里至足木古拉巴載山下隔河
大山即名東覺兩山壁立賊人鎗砲甚近斷難徑
渡福康安海蘭察分領將士一由上游嚕多普山
麓渡河一由雅爾賽拉博爾東拉各山繞至賊卡
復即會合一處盡力追勦此處為賊要地克敵制

勝更難於熱索橋協布魯福康安等和東冒險奇
正相生深得兵家策敵之道

愈近賊巢守愈固兼之地更險而紆分兵爭首穿幽阻
東覺山一帶賊人營寨分佈聯絡官兵不能徑渡福康
安等計議留台斐英阿在足木古拉巴載山下用砲轟
擊以綴賊勢福康安前往噶多一路海蘭察前往雅爾
賽拉博爾東拉一路各領將士分投攻取先是福康安
探得上游噶多普山樹木茂密可以藏身繞行兩日六
月初六日至山麓見水渡河賊匪盡出抵禦官兵一面
奮勇勦殺一面將近河各礮卡木城營寨全行奪據殺
賊目七名賊匪四百餘名擒獲大頭目一名賊匪七十
六名合隊埋根克要區

海蘭察行至博爾東拉前山遙見
木城三座石卡七處亦於初六日

黎明往登山巔繞至賊卡之上往返追壓殺死賊目三名賊匪二百餘名又殺死嗎木拉埋伏賊兵百餘名並

將木城石卡立皆折毀旋與福康安會合一手足胼胝處追勦逃逸於是賊人險要之區頓已全克

胥情寐兵攀援登陟竟聞履襪多有擦損者乃於手足

情寐之時尚奮力撲礮攻卡鼓精神鼓舞益勤劬有征

勇先登勞瘁之狀有不忍聞初九日即至雍鵠地方

無戰雖傳古將惠兵忠實快吾東覺既克福康安等於

本擬仍即前進攻勦因將士等連日跋涉胼胝可憫且晝夜攻戰力亦疲乏遂暫令休息數日再圖進取官兵

屢次戰捷均於萬難用力之地推堅陷銳有前無却而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同心身先士卒惠恤周至實足鼓

勵衆心無不爭先用命每閱奏章實深嘉悅

攻克帕朗古圖

帕朗古在堆補木山南前臨橫河渡橋為甲爾古
拉山最為險要福康安等自雍鴉分兵數隊奮力
夾攻令一路由帕朗古進攻奪橋一路由上游集
木集山下渡河勦殺兩日一夜連克大山兩重木
城四座石卡共十餘處奪據大橋一座殺死賊目
賊匪五百餘名賊人至此百分畏懼懇乞歸降並
加迫切

分路橫河帕朗進

福康安駐兵雅鴉因賊人乞降發檄去後又經數日未見賊酋遵檄親來

仍即整兵進剿惟是雅鴉以南噶勒拉堆補木集木集大山重疊木城石卡林立仰攻匪易而帕朗古橋座更為必爭之處福康安因分兵三路令桑吉斯塔爾等為中路額爾登保等為左一路珠爾杭阿等為右一路七月初二日佯令中路上攻及賊人下至半山左右兩路於樹林內繞出夾攻於是桑勝將其木城石卡盡行攻克追剿數十里至堆補木山口初三日又派珠爾杭阿等於河之上游攻克集木集山搭橋渡河派阿滿泰等至帕朗古奪橋過兵會合勦殺無不人人爭奮及賊匪又來奪橋復被官兵痛加勦殺前後共殺死賊目十名賊匪五百餘名擒獲十七名台斐英阿亦射死紅衣賊目二名更快人意乞恩越切越毆還賊人震懾軍威先已屢次乞降福康安俱即嚴加駁斥嗣賊人又遣大頭目悔罪籲恩並將裹去之噶布倫丹

津班珠爾玉拖噶布倫扎什敦珠布及同被裹之教習
漢兵四人全數送至雍鴉軍營福康安仍又檄諭賊人
須將搶掠扎什倫布財物及沙瑪爾巴骨殖并前次藏
中許銀贖地私立之大小合同二紙俱行呈繳仍令拉
特納巴都爾同伊叔巴都爾薩
將軍所檄都遵命

納拉特

都爾奉到檄諭之後無不惟命是聽并稱此後永遵約
束不敢再滋事端不但藏中許銀之事不敢再提即濟
龍向有給與鷹馬之例亦永遠不敢索取又聶拉木邊
外扎木地方原係五輩達賴喇嘛時歸於藏內管轄前
次私立之合同許給彼處今亦情願仍屬西藏等
語是其畏懼懾服出於真誠似不致復有他慮
堪補

曾遮懼見顏

惟檄內令其親至軍營一事賊酋自知罪
重恐為擒治且上年計誘堪布及噶布倫

等至邊喪去不敢來營叩謁是拉特納巴都爾等並非
敢於不來實不過以愚詐之心窺測懼死其情尚屬可

原
何必犁庭不遺介遂教振旅一時班

大軍連次克捷深八七八百里

節次殲其大頭人及賊衆四五十人已過帕朗古犬橋進逼陽布賊巢賊首窘蹙乞降有乞全合部性命之語情詞可憫朕體上天好生之德荒服生靈亦欲同歸長養況興師之始原不利其土地彼既顯請降順正與朕不得已用兵之初意相合因降旨允降令福康安振旅班師年前捧表陪臣至更

有崇恩厚賜頒

廓爾喀陪臣至京

七戰由來七獲捷歷觀博史鮮誠逢自惟罪重徹原號

已酉年廓爾喀遣使技誠嘉其恭順曾封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及其叔巴都爾薩野公爵以示懷柔此番復來

侵擾藏界不得不命將出師聲討其罪及官兵深入彼
即屢次遣使憑誠伏罪乞降且其表文及技遞軍營稟
函倍加貶損不敢用王爵自稱微末其悔懼情形實出
至誠亦可特為寬宥既允其降仍復舊封想邇徵諸藩
無不共喻
朕恩也
可示恩寬復舊封繳冊還金歸次第
福康安等前奏

廓爾喀遵檄繳出上年搶掠扎什倫布金玉珊瑚松石
等物內有金冊一函乃昔年頒賜班禪額爾德尼之物
數年未敬謹收藏並無傷損其頭目首捧呈繳亦極小
心并銀一萬五十兩亦俱繳出皆給還後藏即此可見
該藩平日尚知感朕恩德非僅迫於威武今其使臣來
京瞻覲之下益形敬畏新正俾與朝會宴享更當優加
賞賜用
昭慈惠
承筐載橐俾從容乃知德服勝威服

吳貺欽蒙滋勵恭

上辛日

祈穀禮成述事用昨年韻

復來七日得初辛

祈穀躬親舉首春撻伐安邊虔籲

貺歸降耆武

鑒攄寅

前歲秋廓爾喀復擾藏界命福康安統率勁旅聲罪致討實非得已是以上年次辛祈穀

對越之下仰祈昭鑒曲直夏間官兵七戰七捷彼即膽落悔罪籲降遣使入貢現與元正朝會實感

上蒼垂鑒衷誠耳授終僂指三年近慎始銘心歷歲申惕若捧

盈增敬謹敢稱惟已受

恩頻

題勤政殿

奎章兩字示千年敢弗欽承

家法傳遊豫處無不題額

是地勤政殿為題圓明園之勤政殿為

皇祖御

皇考御題于

於清漪園靜宜園及避暑山莊皆遵書是額蓋家法相承雖遊豫之處弗敢忘也

旰宵

時永念仔肩幸看歸政三歲近仍慮倦勤半九延

用顏真卿

坐位帖意猶日孜孜慎晚節聰聽奕葉勗斯綿

賓竹室口號

渭川君子副名真勁節虛心孰與倫此日帝王師信少
依稀可喚子陵賓

題鑑古堂

到處有書堂堂中富縹緗詎圖資海覽要在守天常治
亂千秋列肝宵一意覆固云宜鑑古鑑已益徬徨

補桐書屋

髫齡至耄歲過八望九矣

予自雍正元年十三歲即在此讀書

書屋看補

桐不知凡有幾自視何所成慙愧通書史外以云治人
內以云修己對桐仍瞠乎無望儀鳳理

千尺雪

於斯得句率新正

每歲新正來此必有題句昨臘祥雲
逮尺積培苑樹寓目愜心正不必於

名實真幻間
較量形色也

喜是年前積素盈既識幻真合一相去笑

予真幻屢為評

甲辰移此寫新詩

向曾自寫盤山千尺雪圖而命董邦
達錢維城張宗蒼分寫西苑熱河寒

山三處之景每處各景奔四卷自壬申以後每歲所詠
此處之作即書董邦達所畫卷中至甲辰歲以卷尾紙

幅無餘因移書此御
筆盤山千尺雪卷後
餘幅十年又滿之明歲更將書別

卷
至今歲癸丑又已十年卷後餘幅復滿擬自明
年甲寅以後之詩移書錢維城所畫熱河卷中
寒山

畢否且聽其

交翠庭口號

藩宴駢恩例始青南瀛

西苑分南北中瀛臺在南
賜宴日待備每先臨之

待備

小遊停漫嫌交翠猶遲節佳蔭行看綠滿庭

紫光閣賜宴外藩作

首祚迎禧宴紫光茵聯新舊列藩王并宣回部親詢政

回部等入覲者每名至御前詢其地方年景及
部眾安樂情形素習回語不藉古人傳譯也
亦召陪

臣手賜觴

每年此間筵宴年班外藩蒙古王公台吉等
輪召至御榻前手賜觴酒其各國陪臣與宴

者亦得邀賜

霍罕謝愆脫逋宥

霍罕伯克納喇巴圖前
因拏獲薩木薩克未即

以昭慈惠

解京私自釋放曾降旨不准其進貢上年四月間
顯請遣使入覲念其悔過懇切因復允其所請

廓喀

作平

歸順罷兵強

廓爾喀此番窘迫

迫歸降悔罪出於至
誠予亦體上天好生之德宥罪

罷兵今其使臣大頭目噶其第烏達特塔巴等來京令
其一體入宴並優加賞賚中朝柔遠之道固當如是耳

戰圖又得重增冊

天眷十全敬益慶

新正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用洪範九五

福之三曰康寧聯句復成二律

窮兵黷武恒為戒却類窮兵黷武人幸是寰中民樂業

疊看方外使

去聲

來賓庶幾浮議無士橫

去聲

又得聯吟應

節陳咨爾相將莫過頌悉予乾惕正增寅

康寧詎可徒言飾俯仰惟應晰理叅阼踐五旬歲有八

篇臨九五福之三

自五十六年始以洪範九五福之一曰壽聯句以後每歲新正次第遞詠

計至六十年五福適全今年乃值九五福之三曰康寧

益深保泰持盈念敢作豐亨

豫大談每以不期荷

天眷心誠感謝更誠慙

洪範九五福之三曰康寧聯句

有序

俾壽而富之篇一可再宮韶遞詠既康且寧之祝
三及五洛範方盈惕有命之基成之頌曰不敢仰
厥聲之駿文之雅曰邁求發春共樂以登臺啟帙
仍聯於粵席七巡茗椀三索華觚原夫瀉奏康哉
姬歛寧止端冕演疇於書策其源神禹武箕垂衣

占繇於易林願法黃帝堯舜

焦延壽易林黃帝堯舜履行至公冠帶垂

衣天下

惟樂繼以惟康者心虞夏之相傳太清下

及太寧者體天地以為量藐予多祜念彼庶徵章

履順於

眷貽遂鼎來於耄耄遑師

天健但疊日強虔跽拜之如儀

裡

宗九奏勅肝宵之罔斃家國萬幾熊經鳥伸素斥神仙

之安丹砂水玉嘗譏服餌之誣鳩頂枯藤却柳栗
之扶老蠅頭細簡屏黻黷之代明頒禽驗近日之
詩發鎗中鹿校獵結少年之習盤馬彎弓顧矍鑠
獲豫於一身而平安願均之羣下聽因風之珂馬
恩許耆臣謝器旦之朝雞優寬揆席高齡粟帛引
年加錫以頤神偏歲鏐糧孚惠咸周於果腹旼章
十七省犢脂蠶肥嫺隸卅九旗鴻賓駒牧蓋熙洽

綿經

四世樂觀休養之成而耆定統暨十全益普康寧之大
則有準疆重定拓輿連獨樹之區回部久平撈玉
底三河之貢兩金川殲熏狐兔番練荷戈七鯤身
海帖鯨鯢社童薙髮跼鳶水落北戶王親八袞之
朝花象山通南甸國悔廿年之臯七戰七勝陽布
城之廓喀誠降三世三垂烏斯藏之奔巴永定於
是濛池雪嶺銅柱朱波沙線駛夫淡洋繩橋度乎
熱索咸歸聲教共享安和調鷹鏢鹿之倫入華胥

國而按堵獻樂頂經之族登明堂位而陳庭近為
作記以臚詳衆可聯詩而分部迴憶夙宵方畧寒
暑軍書或問報於清宮启明待白或覽章於行帳
放仗批朱惟知已知彼之單心乃歸順歸降之底
績方能圖戰具在汗青每遇發兵輒為鬚白四知
繫下詎敢圖心事之康寧五福吟中更較難

天恩之壽富且夫福全斯美極反相乘昔杼筆以為文
曾陳書而闡義成讀範之一首示御世者三憂蓋

以惕厲无咎者存乎乾抑且恐懼致福者出乎震
彼士變千秋之名論恐內懼或弛外寧若仲淹一
代之良臣知先憂迺成後樂理同攻盾前三對配
乎後三道若循環建五斂時於敷五孰窺斯旨自
謬殷自箴有味其言以規毋以頌凜幾先之終日
韻寓一先次

祈穀之元辰祥占八穀庶共體周書文侯之命求惠康
亦戒荒寧憶常論中庸虞舜之章無大德惟慙受

命

御製箕疇五福賸三年

新正重華宮茶宴自辛亥年定以洪範九五福分五年聯詠茲癸丑

輪值三曰康寧屈指三年至乙卯而五福適全

三曰康寧值詠聯

天貺益增心益惕

聖齡長茂祜長綿

伏讀

漢武帝至明太祖

八徵耄念之寶記自

凡三攷六帝中惟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我皇上御極之久已遠越之今

聖壽八旬有三

於宋元二帝又逾其算萬姓樂康八方寧謐慶延百世洵史牒所未有

應言作乂向

分傳

劉向五行傳五福分屬五事以康寧配言為言曰從從作乂之驗

配禮為亨

度所詮

康寧於五常配禮見黃度尚書說謂物相見也

兩屬形心見其大

康寧分屬身心見林之奇尚書詳解孫覺亦曰形康而心寧臣阿桂

上賅壽富義

無偏

陳氏大猷曰四代皆尚齒故壽為先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尤貴身心之

安故康寧又次之

人皆守道履冲泰

守道者寧薛李宣書古文訓言人人皆有

此福也

聖迺希

天行健乾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釋卦名惟乾止言天行健而不言乾天即乾也惟

聖希

天我合德正符自彊不息之義

天一曰

萬幾勤秉燭

皇上宵旰勤勞無間寒暑每未明求衣恭覽列祖實錄批荅封章膳後

召見羣臣

時咨庶事引

見文武大

小員弁而於軍書河務賑恤事關重大者問夜再

三到即

指示數十年如一日未嘗

以壽逾八旬稍疎於昔

臣嵇璜

四

郊

再

享肅陳邁

每歲上辛至

方澤冬至

祈穀孟夏

圜丘及

孟冬時常雩夏

享歲暮禘祭凡

六次我

皇上必

躬必

親今雖

八旬有三而肅將祀事從容成禮

什餘疊詠

詩催鉢

皇上獎餘吟詠分章疊韻精義紛綸立成
頃刻真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昔人擊鉢催詩

誇為神速何嘗有日
詠什餘韻至十疊者

八袞翹瞻馬控鞭

我即謹習勞皇上恪遵

登極後凡家法沖齡

于邁於都會蕃庶之地恒
肆武行圓光嫺馬射雖丁未
蹕詩有擬屈八旬罷乘騎之句而數年來如常控
御凡迎鑒士庶及每歲木蘭從獵之蒙古王

策馬觀民至幸避暑山莊啓

公台吉等
無不惟頌

匪藉杖扶匪藉鏡

鴟頭及方竹杖第寄
御製屢詠漢玉

吟興未嘗進御乙巳
藉之句而每歲嘉平朔日

詠鴟杖詩有健行權弗
幸闡福寺三層佛

閣登降裕如從無用杖之事至眼鏡尤以藉明於物為戒亦從未經用而讀書作字無間疇昔具仰

裕精神充臣和坤詎求服餌詎求仙云求仙素所鄙即

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生之常道蓋節慎即康寧所由致也勞

詳諭尚厯虔聽

昨歲皇于及閣部諸臣御門後名見詳諭良久彌

形整肅在列尚書常青年甫八十跪聆皇上聖壽八十

勉強支持竟至須人掖出而有二精神強固諸臣敬聽益深懼忤免早朝猶

做晏眠

直更必早起常皇上每日夙興治政諭大學士念諸臣自家入

入朝三品以上年逾七十者準此而御製晏眠詩則有晏眠人謂樂晏眠我謂苦之句蓋我

皇上心矢惕乾不假勉強以積
健盡先勞之實不驚宵旰之名也
萬國咸由

首出聖

乾之象傳云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方今薄海內外普享安恬實由皇上建極斂時五福敷

錫臣民共申無疆
之祝臣王杰

御製兆民勤更董官賢

予雖夙夜祇勤惟日孜孜然無時不以庶明勵翼訓迪諸臣周官云

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敷要先申戒
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此其義也

中華鑿井耕田慶外

域舊安新附連

人君奉天予民其康寧以天下為量與衆人不同而我朝天下之廣又與

前代不同即今十七省富庶恬熙諸外藩愛戴
樂利此予古稀說所云雖非大當可謂小康矣
不得已

還用兵十

予初不敢有意佳兵而事會所值如乙亥至庚辰之於準回二部戊辰辛卯之於大小金

川已丑之於緬甸丁未之於臺灣戊申之於安南己酉
辛亥之於廓爾喀或以酋衆來奔或以么膺不靖或以
奸民滋事或以僭藩控訴皆非得已而用兵綜計之
凡十次而內地之小醜跳梁隨時勦滅者弗與焉

誰能去每策勲駢

左傳劉子之言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伏讀

御製開惑論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

之於

天我

皇上詰戎揚武於伊犁則

降達瓦齊藏阿睦爾撒納於回部則藏波哈拉泥
敦霍集占於兩金川則降安羅奔藏僧格桑倅索

諾木於臺灣則倅林興文莊大田於安南則降阮
光平於緬甸則降孟隕於廓爾喀則再降拉特納

巴都爾十次大功全藏孔子所
謂好謀而成我戰則克者也
脫歡元孽分蒙古

元亡其強臣分為三其渠有馬哈木者即明史脫
歡太師之父蒙古謂釜為脫歡今準語釜為海蘇

蓋諱其祖瓦剌明衰懼也先

準噶爾分四部為四衛拉特明史謂瓦剌即衛拉特

語土木之師正統至陷其營即史所稱瓦剌太師也先也數世狼狽有種

丹者巴圖魯渾台吉第六子策妄阿拉布坦者巴圖魯渾台吉第五子僧格之子僧格為其兄所殺

噶爾丹自藏回舊部為汗康熙年間犯塞敗死策妄阿拉布坦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眾復成部

落遂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孫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札篡之達瓦齊者巴圖魯

渾台吉第七子布木之曾孫復篡其位所謂封狼生狽狽生羆也臣金簡

兩朝征服叛相緣

康熙年間準噶爾掠喀爾喀關入內地聖祖三征朔漠戡行天討

噶爾丹竄伏冥誅策妄阿拉布坦縛獻其子情詞效順後滋擾西藏大師逐走歸巢其子噶爾

升策凌嗣勢復張
世宗憲皇帝議以兩路
進勦未及翦盡旋即罷師
皇上御極之初亦

度外置之迨達瓦齊篡奪相尋
諸部落接踵內屬
遂命大臣統新附之衆並八旗勁旅分路致

討俾達瓦齊伊犁底定皆我
皇上繼
志述事以成
兩朝未竟之緒也
拯諸水

火非貪地
準噶爾內亂頻仍達瓦齊更暴虐部衆
受其荼毒相率啟闕若不為經理游牧

豈可與喀爾喀襟居是役也無非為厄魯特衆出
水火而登衽席即後平定全部尚欲仍封四汗撫

其故業初非利
其尺土一民也

斷若風霆總信

天廷臣狃雍正年間和卜多之役羣懷恒怯
斷自宸衷
御製開惑論設為信
皇上
主人

之詞以祛羣蔽洵乎
順天者昌也
師以春三二月啟
向來塞上

秋日
遯遂
皇上以春月乘彼馬未肥則不能戰憑
命兩路以二月出師
臣劉墉

夜廿五人前

五月大兵至伊犁達瓦齊於格登山
聚兵近萬將軍等遯勁卒二十二人

率以阿玉錫巴圖濟爾噶爾察哈什三人夜斫其
營賊衆驚相蹂躪死者甚多來降者六千五百人

我二十五人無一受傷者計出師
後祇此一戰別無亡矢遺鏃之費
伊犁迎路簞壺

入
大師所至望風歸附沿途厄魯特回子刺
麻等持羊酒迎檣絡繹載道迎入伊犁
霍集

聞風纓組牽

達瓦齊於格登山敗後以百餘騎竄
回疆回人阿奇木霍集斯伯克執獻

軍門告
本部並未侵犯
廟受俘付理藩院以其罪祇纂奪
天朝後封為親王置之京邸

以上初次平定準
噶爾是為武功之一
未待飽飛昏破境
阿睦爾撒

悍在本部時與達瓦齊狼狽為奸用其謀以篡刺
麻達爾札假推達瓦齊為汗爭利相軋勢不敵急

而歸我欲假手去達瓦齊而自覲為總台吉我
皇上用人之際使貪使詐封以輝特親王用為

副將軍而於其隱衷洞若觀火阿睦爾撒納以其
欲難遂因於入覲時中途逃去煽亂伊犁復

勞捷伐臣福長安何曾駢走足多竄
阿睦爾撒納既逃誘

什木阿巴噶斯哈丹包沁等斷臺肆掠丙子春整
旅討逆並就勦撫阿逆遂逃哈薩克哈薩克稔阿

逆反覆且感中朝威德請擒賊
俄羅斯獻事重

自効逆勢益盛後轉入俄羅斯境
俄羅斯獻事重

定爾時命理藩院嚴檄俄羅斯索叛賊而阿
逆以患痘身伏冥誅俄羅斯恐不足取信

天朝脩詞遣使傳送其屍而準噶爾餘孽頓消固爾札焚碑又鐫初噶爾

託興黃教仿西藏都綱建固爾札廟於伊犁河北其後喇嘛達爾札及達瓦齊繼篡無不藉喇嘛之

力即阿睦爾撒納亦結為黨伊犁再定時固爾札廟旋燬於火助逆喇嘛同歸焦爛從此西域悉入

版圖御製後勒銘之四衛心純邀後福特衛拉

碑並建伊犁彰勲藏績時本為四部一為綽羅斯部一為都爾伯特部一

為和碩特部一為輝特部後因反覆叛亂三部俱自貽顛覆惟都爾伯特一部始終恭順至今膺封

爵列年班其部落俱得安游牧而長子孫常享康寧之福

臣董誥

御製一麾手握鎮中權伊犁形勢甲西域山河表裏最為扼要準部向以伊犁為庭我師既

平準夷即其地設將軍一叅贊大臣一分駐惠遠城惠寧城及統駐防滿洲蒙古錫伯索倫達呼爾厄魯特官兵游牧之領隊大臣六分理之總管六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一領隊大臣一管厄魯特兵總管一凡西域新疆事皆總成於將軍形勢聯絡屹為重鎮弟兄和卓準以上二次平定準噶爾是為武功之二

夷禁桎梏恩開回部旋

和卓部大和卓木波哈拉泥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久為準噶爾拘

囚責其貢稅我師定伊犁並釋之以兵送大和卓木歸葉爾羌統舊屬而令小和卓木撫其在伊犁之衆回

偕德不圖用征逆

兩和卓木以纍繫之餘復得出為部長乃乘阿逆之亂相率飽颺又戕我

使臣不得已重整大兵致討

揚威本計久綏邊

西師之後穴未可操券故

聖意謂犂庭掃

禡旗

命將之典絜未舉行乃

入勢如拉朽伊犂遂入版圖至回部未定則伊犂

天心助順偏師直

終不得安因

命將軍等旋師定回部而庫車

沙雅爾阿克蘇烏什和闐等處無不降順迺我

師王少能擊衆資師武

大兵討逆回圍庫車城時

援派兵百八十名往迎賊不下穀

竄失窮追治帥

愆

官軍既敗霍集占援庫車之賊城中喪膽若絜

聽順德訥之言誘賊出走致霍集占既入復出又

不急追擒因治雅爾哈善縱賊債轅之罪而以定

連將軍兆惠馳往辦理仰見

圍有援軍濟有馬

兆惠

兵薄葉爾羌城賊畫溝自固我師以少擊衆賊衆披靡因地皆沮如馬力又不能繼為其困於黑水

百計攻擾我兵固志堅守三月餘舒赫德於阿克蘇簡銳馳往阿里衮亦解馬濟師同時并集此皆

我

皇上先獎善策於上年六月即降

旨

派兵撥馬欲以更久在行間者故兵馬率早在途

得應期集事於是內外相應轉戰五日

臣常青

害餘

殲賊數十大和卓木脇中鎗昇遁

臣常青

害餘

歲米樹餘鉛

當黑水被圍時營中掘得窖米以濟軍食賊據高施銃鉛丸望集營樹并

無中人者我軍斫木為薪得鉛丸數萬即

雁行輾

以擊賊此實

吳蒼鴻佑助順成功

轉埵尋蟻

大小和卓木自知勢難抗於我師未進廿日前攜部落載重器跳去葉爾羌客

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降

虎士噶焯湯沃蟻

二酋既窺明瑞一邀之於

霍斯庫魯克富德再臨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部人瓦解來降二酋惟孥孥僕三百人竄拔達克山又

為富德等窮追至伊西洱寸檄馘呈街揭葉霍集占兄

庫爾淖爾二酋僅以身免

弟潰逃拔達克山富德等檄曉順逆令其縛獻其汗素爾坦沙遵檄納款遮賊於阿爾渾楚哈嶺再

戰二酋一擒一馘來獻葉街

懸示回部大定臣紀昀五城臂使雪屯田回部

置大城五曰葉爾羌屬境三十九曰喀什噶爾屬

境二十一曰和闐屬境三十二曰烏什屬境三十

二曰阿克蘇屬境二十一皆設辦事大臣叅贊大

臣管兵戍守小城十三曰庫車曰喀喇沙爾設辦

事大臣曰英吉沙爾隸喀什噶爾曰沙雅爾隸庫

車曰布古爾曰庫爾勒隸喀什噶爾曰賽里木曰

拜城隸阿克蘇曰哈喇哈什曰玉龍哈什曰車呼

曰塔克曰克爾雅并隸和闐周萬餘里土宜穀麥

蔬果開墾屯田每歲氷解同文譯達陀犁史西域

資雪山水注既旱潦無虞既平

命纂西域同文志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準
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始國書

繼對音漢文復繼三合切音又以蒙古西番托忒
回字相次綴書於漢文下詳注或準或回俾識漢

字者易通而陀犂克史可讀若我皇上則蒙
古回準唐古特諸部之語莫不通熟又無須古人

之譯也減賦民輸騰格錢各城向屬準噶爾苦其賦重自準夷既平則壞定賦

十減其六四人稱錢為雅爾瑪克以一錢為一普
爾初以五十普爾為一騰格後定以百普爾為一

騰格至十萬騰格則稱溫圖滿舊錢形橢首銳中
無方孔平定後設局改鑄面鑄乾隆通寶漢字背

鑄地名用國書及回字額賦如郡縣官釐伯克
折收皆輸騰格回民以為通便

伯克回部官之總名其曰阿奇木伯克者協理事
務若內地副都統其品級自三品至七品有差管

理錢糧者噶咱納齊伯克協理者商伯克司刑名
者哈資伯克司貿易匠役者訥克布伯克司念經
者摩提色布伯克司買賣田產者密圖巴理伯克
司水利者密拉布伯克司來使供給文移者都管
伯克司牲畜稅者巴濟伯爾伯克司菓園者巴克
瑪塔爾伯克倫差遣者什瑚爾伯克承徵錢糧者
阿爾巴布伯克巡捕者帕提沙布伯克管本城村
一切事及襍差者明伯克司外來貿易稅者克勒
克雅拉克伯克司教幼童經者默克塔布伯克司
街巡園木者塞依得爾伯克司軍器者哲百伯克
相沿仍舊選補則由駐劄大臣
核奏皆如內地臣胡李堂
得春秋賞採和闐

于闐產玉採山撈水歲春秋二貢回人採玉者皆
資錢米視所採多寡大小差之供役于來恐後

大宛評介青絲韉
大漢以北如古大宛等國漢唐
來臣服未及之地胥隸版圖其

輪駿異貢權奇者相望如拔達克山八駿愛烏罕
四駿皆邀 審製而內地馬多市於哈薩克歲

命織造平價買絲官織短長厚薄如式發伊犁和
市計馬一疋不過三四金操縱皆由官吏非如各

代馬市任彼居奇有五十疋帛易一羸
者見 御製反白居易陰山道樂府 布嚕耆年

白髮鬢

母年一百有六歲之年布嚕特畢班壁特之

恭祝 萬壽 皇上以遠徼 二萬里遙畫戎

索 西域底定後就山川形勢綜分四路出嘉峪關
自東而西安西州玉門燉煌為安西南路北自

哈密抵鎮西府暨準噶爾部烏魯木齊東境及迪
化州為安西北路庫爾喀爾烏蘇塔爾巴哈台及

伊犁東西為天山北路開展喀喇沙爾庫車沙雅
爾賽里木拜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

為天山南路徑數千里圍二萬餘里自古疆域之廣未有如今日者臣彭元瑞

御三十平聲

載緩染吟箋

其梗槩俾疆域如繪且以知拓

地開疆總由始事迄今三十餘年

天貺之萬厚且盡人事之公明蓋自

耳部是為武功之三

苗蠻嘯侶戊辰逞經略討降已已傳

歲戊辰大金川安羅奔恃其險遠構釁鄰番各土司申

訴疆吏請兵籌餉司事者怯縮老師事用弗集大學士

忠勇公傅恒毅然請行乃命為經畧抵軍營日即將漢

奸良爾吉正法推砌搗堅番酋震懼請降經畧必欲殲

之勿許朕體

經畧宣旨受降番酋安羅奔狼卡悉眾匍匐稽顙詣軍

門納款以上平定

疇料一寬煩再勦

金川降後甫十

金川是為武功之四

年狼卡復與隣

土司閼逆子索諾木益兇悖各土司力不敵畏之如虎
予以蠻觸之爭不足勞師且業已受降不復加兵地方
大吏狃於息事每示優容逆酋日益逞結小金川蠶食
鄰境土司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始復以用兵請雖
阿爾泰依韋誤事亦因
前次未大加懲創耳

倏聞初惡變終憐

小金川始與金川水火戊辰之役即因金川滋擾小金川煩我

戎行乃十數年後僧格桑索諾木兩酋不惟釋怨
抑且結昏雖番性反覆無常實各圖所利外合情
離緩急異態觀後僧格桑為我所破逃入金川而
木果木之後索諾木但令七圖安堵爾往美諾號
召而不使僧格桑則其蠻噬真情耳隣蠶鄂什怒耽
畢露交惡交歡皆非天良本性耳隣蠶鄂什怒耽
視僧格桑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為小金川滋事之
始阿爾泰董天弼往諭逆首遵教退師遂釋不

問未數月復圍郭克什阿爾泰遣兵護救僧格桑
竟拒官兵期必取郭克什官寨阿爾泰因有發兵

之謠猊維橋饒墮延維州本漢冉駝羌地姜維征
羌築壘駐此遂名為姜維城

唐初因置維州後經吐蕃亂河隴盡沒惟此獨存
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三十年後兩男長成

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無憂城五代時
內附始置縣曰保寧自宋至明或改威州或析為

保縣本朝仍為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
橋之稱金川番眾以殺至維州橋描謠相煽其貪

涎之計固構釁牙交三雜谷金川用兵之始山狼
卡與革布什咱隙復

與綽斯甲布及三雜谷為難其子索諾木又復濟
惡自恃地廣人眾與各土司構兵不已故不得不

與師問罪喪家喘聚兩金川阿爾泰遷就玩悞因
臣舒常加罷斥而命溫

福自滇往代為大學士授將軍督兵進討溫福既
由西路進勦克巴朗拉達團資哩直抵路頂宗阿
桂為副將軍由南路前進自達烏至僧格宗夾擊
由明郭宗合攻克布朗郭宗於是小金川逆首僧
格桑竄金川
板昭首盪功方半

將軍等至美諾破其碉寨即擒僧格

桑之父澤旺解京正法並檄定汗牛大板昭等寨
落小金川悉平而金川索諾木竟敢黨惡助逆於
是復進
是復進
兵討之

腊嶺俄驚孽罔湔

勦金川之兵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

拉並進而功噶一路賊寨碉斷徑別由腊嶺繞攻
地險多雨雪半年未下溫福非於調度遂為賊伺

致有木果木之變小金川之
地復失其孽更不可遁矣
了口馬尼互犄角

時阿

桂南路之兵亦難獨駐遂全師出即授定西將軍
增調火器健銳兩營及吉林索倫黑龍江勁兵七

千人由西路復進其南路令明亮為副將軍所向克捷旬日間收復小金川全部阿桂據谷噶了口

山梁明亮亦克馬尼一帶而豐昇額等於木思康薩宜喜駐兵三路互為犄角臣實光鼎

並攻堅

阿桂派兵二隊分攻得康薩爾山梁其木思工噶克更險要我兵正商取宜喜路先

集兵力將木思工噶克並左右礮同時攻克從此徑下噶爾丹寺直壓賊巢

勒烏圍燬

雷為礮

勒烏圍為促浸最要賊寨礮高巢固南為轉經樓又過甲爾日礮橋而南為料布曲

山與勒烏圍寨互為聲援官兵壓勒烏圍之上分攻用大礮轟摧沿河弩柵斷其水路四面合攻追

勦殲盡計礮卡六十餘一旦無不破燬

噶喇依摧皮作船

官軍圍噶喇依賊巢

用礮轟擊其始鑿地避匿及鼠窟垂破益加膽落然後出寨就擒所阻大河我兵用皮船往來運渡

門戶險空崖刮耳

自戊辰用兵以來軍營傳稱刮耳崖為第一險要其地上倚巉

巖下臨湍澗劣容足指攻度為難賊以附近巢穴恃為門戶大兵不避險滑幾於頂趾相接徑行攀

越可見險不足寨碣破始縵齊肩

勒烏圍破大頭人布龍普阿納

木達什阿庫魯降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投出至噶喇依將破逆酋先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詣營乞降迨水道俱斷萬無可支索諾木始率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禰爾斯丹巴并土婦大頭人丹巴沃禰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喇嘛男婦二十餘人出寨降悉繫解京獻俘正法蓋其窮蹙乞命並非誠心降順是以凱從國憲不宥仁育義正與達瓦齊殊科矣

輦路桃花

製

先是乙未八月
勒烏圍紅旗報至即

皇上木蘭行圍阿桂等奏攻克

製七言十首以當凱歌丙

申二月

皇上以

箏徽兵銷恭謁

次桃花寺行宮適攻克噶喇依紅旗遞到又

二陵

製凱歌十首誌喜四月

行郊勞禮又

製凱歌十首初阿桂率成功將士凱旋

章是日自

行宮至郊臺鹵

薄中馬上奏之以彰鴻績

成功奏凱

皇上親勞於良鄉縣城南擇建高

臺列得勝靈轟行禮百官絲服陪位凱旋將士戎

衣入見軍禮戎容照耀萬古至是

平兩金川再行是典更為顯鑠

初創懋功耕且

戌

兩金川平後若以地分給附近土司慮滋不靖

因設懋功鎮安兩營令屯練降番屯墾不特有

裕軍精並於川省綠營撥兵六千名駐防又

命成都將軍等歲再巡自此耕戌相維番徼長臻

寧謚 臣

瑚圖禮

御屢隨屯練勇而儼

金川降番屯練立營後凡檄調從征如勦滅甘省逆回蘇四十三田

五臺灣逆匪林奧文及此次征討廓爾喀奮勉爭先不特勇力出羣且習涉險趨捷頗為得力以上平定兩

金川是為土肥穀熟臺灣最

臺灣生植滋茂檳榔海外候暖土肥

栽番薯甘蔗不事耘耔坐享厚利本地足食閩省全資接濟蔗汁煎糖商船購售徧諸省外洋如日本呂宋諸

國亦不嬉武恬文吏治沿

向例臺灣道府廳縣缺督撫慎重揀選省才守無優之人調

往弁員亦由提鎮揀調遠涉重洋人情多懼間有不肖貪其地土豐饒不虞涉險督撫亦率用其私人此輩利

慾薰心置公事於不問徇私婪索小民無所告訴每私怨聚眾械鬪地方官復憐忤了結致釀事端邪會

飾為添弟報

自鄭成功挈內地民外徙臺灣平後海禁漸弛閩之漳泉粵之潮州無籍游民往往

偷渡趨利寄居地方官不能稽察奸民糾結以凌寡弱倡天地會結盟聚眾凡入教者用三指按心為號大指為天小指為地起於乾隆三十二年彼時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為小規避處分養癰為患職是之由

眾訐愚奉莠民顛

林翼文嘯兇滋事莊大田為之羽翼又有彰化縣革役受偽職

同知王坑郎跛足專司運米連清水以測字從賊為偽軍師番婦金娘以畫符為偽女軍師又有偽

將軍廖東賴樹及廢弁彭督均水陸棲雞翼水師提督喜等蜂屯蟻聚同肆鴟張

黃仕簡帶兵渡海陸路提督任承恩亦請帥師進勦而仕簡以病督並不埋根首進承恩株守鹿仔

港互相觀望勢如連雞將弁勢綴北南逞鵠拳官無所稟承懈弛不速追捕

既收復鳳山總兵郝壯猷又以恒怯敗歸黃仕蘭
安坐南路任承恩又不能自北而南於是賊首林

真文等復圍聚斗六門進犯諸羅莊大
田等復擾鳳山謀窺府城南北道梗
二將股肱

新渡海

臺灣亂民以潢池盜弄數月未平
上明炳幾先念陝甘總督福康安久

歷戎行堪當此任因即
親授方畧命為將軍以海蘭察為叅贊大

臣同住督辦
臣吳省蘭百人身手舊凌烟
臣巴圖魯侍衛章京

經行陣屢立戰功亦有圖形
令福康安海蘭察帶領百餘人隨往
紫光閣者馳真飛

棹螺扶鷁

勞特料皇上以福康安遠涉重洋為國宣
內府所藏右旋螺賜帶

俾得安穩利涉福康安於十月初配渡後在崇武
澳守風十月底放洋一晝夜千里抵鹿仔港吉祥

迅速海上

到即開圍雀避鷗

福康安進援諸羅整

爭傳之

輝普爾普穆克登阿普吉保額爾登保及巴圖魯

等分進黎明衝入賊中賊匪退竹林復於崙仔尾

等莊糾眾拒截官兵福康安豫為布置左右堵截

力戰退賊立將道路開通長驅先進直抵縣城並

將附近賊淨勦諸羅城中大里杙陞無窟此

大軍既解

義民踴躍歡迎共慶更生

諸羅園遂勦興化店至員林焚大排竹莊破中林

大埔林大埔尾收斗六門盪東西螺街經水沙連

進攻大里杙地為林興文巢穴築土城樹木柵倚

山繞河大兵策馬直渡自申至卯擁入西北兩門

將全莊洗戮林興文於夜老衢崎紮迺殲焉

林興文竄

拒官兵時潛遁

臣阮元

後官軍執賊目究去路招諭各社生番協禽令巴

圖魯二十屯練兵丁數百改裝同義民社丁通事

等分捕於老衢崎將林奧
文並賊目何有志同獲
社窮蚊率渠禽二田莊大

林奧文就擒後仍在郡城一帶出沒據大武龍賊

巢攻擾村莊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捕戮甚多莊

大田逃至極南之鄉嶠潛匿欲逃往蚊率社四面

攻圍遂將莊大田及其母頭目莊大韭等十二百

餘名全獲洋斷鯢潛眾倍千柴城地方逼近海岸福康

由海遁先派巴圖魯等領官兵義民分六隊自山

梁排至海岸令烏什哈達帶水師由海截擊適順

風連檣齊至沿海窺布圍逼殺賊數千

鎗斃及擒海中並自投者不可計數

星碣告成灤水學臺灣平定
稱於大學勒碑然勦捕年餘
皇上以事起奸民弗

重臣發勁旅二渠悉獲藏事善全不可不紀熱河

文廟每駐蹕必先展謁又籌辦斯事

命將決幾之所於熱河文廟勒碑正合受
成告成之義詳見御製碑記中臣童鳳三

愛祠留鎮鳳山巔

雜處風俗素刁悍恐事過即忘
上念臺灣地隔重洋五方

不足令怵目傲心因命於事竣後如福康安
海蘭察及鄂輝普爾普舒亮等之謀勇最著者於
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
塑像俾望而生畏日久不忘
懲奸懲墨抒詳牘

福康安徐嗣曾等清察臺灣積弊酌善後事宜
十六條於百姓之作奸犯科搶奪械鬥私藏軍器
賭博聚眾要結盟會種種惡習無不詳定查察章
程文武員弁兵丁等或藉稽察私行私渡婪索或
案件化大為小私相賄縱
案嚴定科條以示懲創
輪歲輪巡蒞統員
每年

一次後為三年一次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巡視臺
郡御史職任較小且京員未能備悉地方情形有

名無實 特諭停止每年輪督撫及水陸兩提督一人前往稽察整頓臺灣道府缺均由吏部請

旨簡放不 生熟野番交喜讐 臺灣自古不隸由督撫奏調 版圖明末流寇

林道乾始遁居之後鄭芝龍倚為巢窟所部多閩廣內地民康熙二十三年後設府縣其內山山後皆番近邊者為熟番與居民地接間通貿易內山為生番生番外為野番不事耕種游民越界偷墾地方官誅之界外不加稽查致奸匪藏匿誘生番為逋逃數逆賊林與文雖竄入內山經大軍四路窮追生番奉檄協捕旋即擒獲番等既讐

威喜得賞賚其頭目華篤由東告臺吏首行雞髮眾番社隨班入 覲熟番與編氓無異而生野番亦歸聲教矣 臣那彥成

御製漳泉潮寓各安便 臺灣多漳泉流寓兩郡民素隙里居田土交互紛爭構訟因命福康

安於辦善後事宜時除各處義民隨官兵殺賊者毋庸議從外其賊匪莊田入官應行召佃至與賊同莊雖無從逆實跡而心持兩端者宜及此兵威酌為遷移令籍隸漳泉人各為一莊其廣東潮州客民亦不得與漳泉相錯俾免爭競以期耕鑿康寧

屏王失政故闕請

南安

以陪臣鄭氏竊權阮姓藉詞伐鄭遂據黎城戊申六月故王嗣孫黎維祁播越在外其母妻並從人六十餘至斗輿隘河外籲救守闕者見有兵尾追收

置督進兵復

國延

朕念黎氏世守恭順準以興繼之義豈忍坐視命督臣孫士毅率將士萬人出關聲討未及兩旬迅

奏大捷克復黎城銅柱紀功命班旅黎維祁既復國阮黎維祁受封嗣國

二千餘里若更為掃穴擒渠既不值費中國之力亦恐乖知止之義且念黎氏近代不能自強或者天厭

其德朕亦惟有順
以命孫士毅班師成記一篇以示

丹符棄守合更紘

阮光平再來黎城黎維祁即棄
國奔逃并新封之印而失之是

我

皇上謂

天

厭其德如操左券維祁

棄王章陳祖業豈能復撫其國而安南舊俗自六

朝以來曲氏皎氏吳氏丁氏皆土豪竊據更相吞

噬若付之他人益難綏靖 審見高遠屢諭及

之蓋前此則興滅繼絕後之則推亡固存因時制

事具有至當權衡而維祁入朝後仍 予世管

佐領隸其所攝屬人畏

尤為

仁至義盡

天關江封囊籟

阮光平既至黎城自知罪大震誓屢遣
敬闕請罪乞降福康安再四駁斥繼遣

親姪阮光顯賫表稟赴闕哀籲福康安察其畏服

求順情甚真切始為代奏考粵西與安南接壤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七

隸粵西龍州者曰鎮南關西隸安南昭
諒山郡者曰畏天關中為交界

德臺承

錫土專

皇上以安南黎氏既為
先阮光平悔罪求封之請

天人所厭
命為安

南國王輯其民人
德臺叩接感幸萬分先令阮光顯等
闕外昭

奉表貢赴
京恭謝
越雉肱車躬莫至
阮光平以恭遇
聖壽八旬懇入朝隨

班叩祝商之奇肱飛車周之越裳馴雉僅遣使臣
重譯各已王會侈陳孰若今絕域名王親身入侍

平臣
茅元銘
金身珠目詔徒捐
元曾諭安南國王陳日
烜來朝如不能則積金

代身兩珠代目後日烜進金人代已明朝莫登庸
黎維潭兩次亦俱進代身金人貪財褻典令外夷

輕中國此荒服所以不至也
皇上八旬萬壽
阮光平親
覲感服親愛之誠不啻家人父子

視金身珠目之
樂呈懽侑歡稱咒
阮光平未入闕
詔殊堪鄙笑
之先恭撰祝

是年七月在
避暑山莊及正朝獻
太常致嵩呼
壽奏樂

儀如
榮請衣冠

寵珥蟬
皇上先已加
恩賜阮光平黃鞋玉帶
及瞻
覲後額遵
天朝衣冠
上鑒

其誠悃因
賜紅寶石頂三眼翎黃馬褂筵宴
日依
皇子所用金黃色蟒袍四團龍褂
賜

示優寵並令朝賀時仍用該國衣冠且念該藩為
一國臣民具瞻若竟難髮遵中國服飾轉非

聖意所嘉許詳志宣
郡邸親藩介宁右
阮光平既
諭恩義脩至
膺封爵

皇上嘉其萬里瞻依
親王下郡王上又令

特命朝會時班次在
御前行走用昭殊

眷臣
達椿

宸章

御集照瀛壖

阮光平歸降
已酉秋冬曾兩

皇上以其誠心向化於
賜御筆詩章至庚戌

七月阮光平至
七言律嗣

避暑山莊陛見又
嘉其乞遵天朝衣冠復

賜御製
成什

書扇以賜又
對長壽字大幅並因請頒

賜御書拱極
歸誠扁十二言聯

御製詩文集淮與

咸仰
頒給俾新造藩邦
文思奉為世寶

賜遊

禁苑

仙莊仰

阮光平陛見後
命御前大臣等率同瞻仰避暑山莊行宮各景隨蹕回京復

賜遊圓明園內各景以遂其瞻就之忱
觀禮

龐祠

夕顥虔

庚戌八月丁祭文廟
崇聖祠是月夕月壇上命阮光平承祭

詣行禮阮光平服本國衣冠陪祀
八旬萬壽於凡中祀親始末

兩書姚姒冊

恭讀再書始末事記
御製書安南始末事記及

天厭及阮光平悔顥親覲允封以成息兵安衆之
美孫士毅全師不致損國威重且述臨御以

來屢經兵事每以危而復安視若失而乃得胥邀

天春三致意焉聖訓煌煌實為萬古

不刊

臣

畫圖

陳崇本

六詠芭薇篇

安南既定皇上以克復黎城時帥臣
軍士涉遠冒險攻堅破銳不可無圖紀績

有

御製補詠戰圖六什一為嘉觀訶詎之戰

二為三異柱石之戰三為壽昌江之戰四為市球

江之戰五為富良江之戰六為阮光平遣姪阮光

顯入覲賜宴之圖命畫院諸臣繪冊

以上平定安南同時悔辜人來揮戊申年雲貴總

是為武功之七同悔辜人來揮督富綱奏緬甸

國掌國事孟隕遣使款關懇貢皇上念伊悔

罪投誠嘉其向化之心因允所請優加

賞賚至庚戌孟隕復遣使恭祝八旬大慶並

乞封號即封為緬甸國王俾世守疆土按緬

甸即後漢書西南夷傳國唐為
驃國又曰朱波至宋始為緬
昔歲誅攜師下滇

緬甸荒陬向未內屬昔年因酋長
昌邊外土司不得已用兵已丑歲
經畧大學士傅

恒進勦於新街江裔連破賊壘計
迫違頭目詣營乞降
皇上念其地水土惡劣

大兵難久駐因降
角牙濟惡與懽駁之弟孟
旨解圍振旅懽駁之子贊

為僧其國內訐屢構至是國人舉
知伊兄父子得罪
天朝遣使顯有詳見

御製誌
罷戰暹羅偕燕席
先是緬甸與暹羅構兵

昭鄭華父子收暹羅餘眾立國未貢
封為暹羅國王是年兩國貢使到京
特頒諭

旨以該二國向不睦今俱隸
好永戢兵端同受
大皇帝恩眷令各回告該

國王敬遵
臣王坦修

御製自歸土扈接華韉

緬甸初以滋事邊疆興師問罪既因顯貸之二十年來久置度外豈

值以一紙書招諭臣服而孟賁能知順逆傾心向化奉表來朝是真歸順而非歸降與從前土爾扈特自行來

歸不因招致者同出至誠非上蒼鴻佑廓爾兩昌克臻此以上平定緬甸是為武功之八廓字作一

句喀平聲無故藏邊擾廓爾喀部在後藏邊界西向與唐古特往來貿易未聞有爭戍申夏

駐藏大臣慶林雅滿泰奏廓爾喀有搶掠藏界濟龍聶拉木宗喀之事大吏因教我武宣

衛藏為歷輩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地康熙雍正年間兩次用兵寧輯朕振興黃教固不若元朝尊崇

喇嘛非理之甚然西北諸蒙古外藩素所敬信豈得不為保護但起事之由不可不察隨命已忠赴查始知藏

中管事之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等有任意加稅食鹽
攬土之弊迨廓爾喀進表申訴而慶林等恐釁端敗露
抑不奏激成事端因將慶林等治罪未示兵威彼乞順
命四川將軍鄂輝提督成德等往討時春雪連綿山徑
難行鄂輝等派善能登陟將士開道翻山果入將侵地
收復賊於我兵未到先遁既而遣大頭人悔罪願附編
氓朕憐其遠域小番且致彼滋事亦非無因是以曲加
宥准然使鄂輝等於彼時果深入賊境大示兵威痛加
勦殺使彼震懾則後斷不復有侵掠事也

預朝元會使歡還

廓爾喀感隨遠大頭目

皇上雪其冤抑

獻貝葉經文方物庚戌元旦與各國使臣同預朝
會新正並與節宴遵制薙髮顯賜衣冠降勅封拉特納
巴都爾為額爾德尼王其叔父巴都爾薩野為圖薩
拉克齊公加賜帽頂補服蟒袍

朝珠佩帶諸物即交來使齋歸封賞
以上初次平定廓爾喀是為武功之九
丹津瞋各

言成食

初巴忠習唐古特語令往會查乃巴忠圖將
命鄂輝成德等問罪時上以

就了事聽前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商和私立
合同每歲藏人給廓爾喀元寶三百次年又各弗

于此廓爾喀復沙瑪貪讒狡弗悛
來侵擾之由也沙瑪貪讒狡弗悛
爾紅教喇嘛沙瑪

布仲巴呼圖克圖與前輩班禪額爾德尼同屬弟
兄班禪於庚子遠來入覲皇上嘉賚既優所

過蒙古王公等贈遺不下數十萬金乃仲巴呼圖
克圖及歲奉堪布等不能分惠弟兄施捨各寺廟

致沙瑪爾巴垂涎扎什倫布財產與巴都爾薩野
交好怙恩廓爾喀藉端肇釁佛教戒貪而沙瑪爾

巴利慾薰心構讒福壽梵壇魔逞力
逞忿尤宗門敗類福壽梵壇魔逞力
扎什倫布華

為班禪安禪之所歲辛亥駐藏大臣倂習渾奏廓爾喀擾藏遣據聶拉木濟龍絨轄於八月二十一
日闌入扎什倫布廟搶掠財物割剝莊嚴王疆
佛土敢肆妄行不可不用師懲創臣程昌期吉
祥天母卜興祆至廟者不過數百人使竭力守禦
何至被掠乃仲巴呼圖克圖前二日攜贊遁而供
奉吉祥天母之濟仲扎蒼等假占卜妄稱不宜接
仗致眾惑散經鄂輝奏聞皇上以喇嘛雖異
教而濟仲等興祆棄守在王法為妖言失陷在佛
法不能護法禦魔均不可宥即命將為首之濟仲
在彼剝黃正法其扎蒼及仲巴呼圖克圖解京治
罪自怕克巴創教從未有以法治喇嘛與內地齊
民無異者皆由皇上德威撫馭且深明禪理
正彼法中所謂壓攻雨夜軍聲冠上次廓爾喀事
大威神力也御製詩即

有我往彼逃我旋彼至之慮此次掠扎什倫布勢
更猖獗若不示兵威則鞭長莫及勢將貽患藏
地聖算早已籌及一聞奏報決機發策以福
康安為大將軍海蘭察惠齡為叅贊領巴圖魯侍
衛章京調索倫屯練降番蒙古達木兵近萬人迅
抵後藏四月福康安自第里朗古趙宗喀五月七
日至擦木地有賊寨大兵乘雨夜分兵海蘭察由
正路攻寨福康安往來指示登時攻克先聲已奪
人矣誘伏深林勝氣纏我兵乘勝直前初八日抵瑪
中官兵望見分投下壓於半山勘下先伏多人故
留一路誘賊上鎗箭齊發賊首尾不能相顧殲戮
無遺汲斷濟龍番境復濟龍官寨高廣原後藏所轄
賊據後砌石牆甚堅東南築
大礮負岬臨河礮卡係取水要隘抵禦甚堅福康
安等斷汲分攻拋火彈焚礮並及寨屋立將官寨

攻克除焚斃外滾山逃竄者窮追擒勦於橋通熱是歲境全復時五月十日也臣錢榮

索賊疆端

克濟龍後十三日進八十里為熱索橋過此屬賊境賊以木為橋北岸三四里

外索喇拉山石卡一南岸臨河大石卡二恃險抵禦自濟龍西南夾岸綠河窄徑一線獨木偏橋又

值雨滑官兵步行一晝夜十四日晨至索喇拉山前撲北山石卡賊棄卡潰奮勇追勦伐木搭橋賊

阻河抗拒福康安等謀於河邊佯渡密令阿滿泰等東由我綠大山繞至上游筏渡南岸出其不意

直撲賊卡殺數十人摧其頭層在北岸者飛渡將後層奪據賊駭竄自相排擠死者無算追至色達

木枯槎虬卧虹梁借

官兵入賊境於十七八兩日行百六十七里抵旺噶爾謀

協布魯賊卡屯守有橫河深溜河北旺堆山坡勢下河南克瑪山坡勢高賊據立木城又於東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七

餘里葉克堆寨毀旺堆橋阻我師福康安令官兵
回旺噶爾運渡瑪爾臧河越山至協布魯對岸令
惠齡仍至旺堆山牽賊福康安海蘭察等過大山
三重至橫河上游有大枯樹橫卧河中官兵結縛
為橋兩後水溜不能成暮大雨福康安佯撤兵退
伏林下夜半賊懈橋成至克堆寨下三面夾攻賊
潰焚其寨五進逼克

急澗鳧浮犀甲寨

自協布魯至

瑪木城賊棄城遁

噶多又二十餘里至足木古拉巴載山河外即東
覺賊自噶多東南至雅爾賽拉博爾拉山分佈福
康安先至足木古拉巴載山諜上游噶多普山樹
密可度師潛行兩日下山麓鳧渡將近河碕卡奪
據木城折毀遂
帕朗古臨彌蹠踏
既至雅鴉賊誓
至雅鴉地方
兵威將裹去兵
及噶布倫等送出並遣大頭人乞降檄令賊首親
來否即進勦賊仍觀望即於七月二日福康安自

將中路黎明分數隊佯覓路山巔二木城內賊即
壓下而左右官兵潛於林內繞出其上既奪石卡
中路來賊敗回官兵拋火彈焚其木城又克石卡
二進至堆補木山口山下怕朗古有橫河慮賊循
河東出我兵後因夜分兵一由上游攻集木集山
一由怕朗古攻橋進撲甲爾古拉山北岸城碉數
十山根木柵長數里我兵奮擊奪橋克南岸卡從
上游者亦渡河進攻時大雨崖滑撤兵山下稍憩
賊來奪橋復擊却之射斃紅衣賊目二直越
怕朗古大橋逼陽布賊益膽落臣謝壩巴都

爾懾告述遭

官兵初入賊境賊酋即畏懼連次乞
降俱經駁回及集木集捷後又遣大

頭人沙曼薩野至營稟稱小的誤聽沙瑪爾巴唆
使煩天兵遠討誅頭目以下四五十人克地
方七八百里悔之無及乞聖主逾格赦原全
闔部番民之命請將所侵之札木地方仍歸西藏

并私立合同北什倫布金冊物件悉行恭繳遣大頭人噶其第烏達特塔巴等進京納貢後請五年

一貢等情我

皇上憐其出於至誠且仰體

上天好生赦罪准降使非怖威乞命何以帖

服至此我皇上所以有取於唐
太宗示之必克其和乃固之言也
噶師膠米牛

羊果

福康安奉
必達等齋牛羊豕各百米二百石果品糖食
詔班師廓爾喀達大頭人蘇

百筐酒百簍犒師福康安諭雖爾等恭順但
天朝兵餉發帑充裕唐古特等尚不需供應豈收

爾等食物因其再四懇求
酌收牛羊各十米十石
充筐工興象馬蠟
既准

納巴都爾等歸順
貢使到京再
頒勅諭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恩令仍稱前封王公爵侯

噶其第烏達特塔巴等於
品樂工十三象五馬五孔雀三雙甲噶爾所製亮
西安門外瞻覲齋貢

輻煖輻各一珠珮珊瑚金銀絲綬呢禮象牙犀角
番鎗刀花露肉桂除夕暨今日紫光閣與朝正

各陪臣同蒙

宴費

天一統園爰

作記

我國家統一覆冒皇上御極五十餘年柔
遠戢邊伐叛舍服凡用兵皆先幾籌策賞罰嚴明

是以勤必成功鴻勳十奏御製十全記樹義
宏深豈江漢常武可同年而語以上二次平定

廓爾喀是為武功
之十臣錢樾

御佛三身示永安禪

佛具三身清淨法身圓滿報身百
十萬億化身見圓覺經今之呼圖

克圖蓋祖化身之說也自宗喀巴創教其二弟子一為
達賴喇嘛一為班禪額爾德尼領前後藏黃教轉世之

呼圖克圖互傳蒙古番衆素所皈依日久其風益下遂
私囑親族子弟爲大呼圖克圖致人心不服沙瑪爾巴
藉以構釁此次發兵深入廓爾喀畏降因可趁此整飭
積弊以期衛藏敕寧且宗喀巴經原有達賴喇嘛六七
輩後不再來之說然使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皆無
呼必勒罕則衛藏數十萬僧俗必至雄爭不已且蒙古
番衆無所信奉不得聽其轉世之說統領黃教此與
不沙汰僧道之意相似即如蘇杭大叢林龍虎山正一
真人統領僧道若如迂議槩令還俗地方無如許閒田
養贍即散其香火亦安能偏給所以不能不維持黃教
即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之意也但任其私相授受
將來關係甚大是以特發金奔巴瓶供奉布達拉佛前
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指出姓名交駐藏大臣同達賴
喇嘛對衆公掣或可得一真有智慧之傳至各蒙古扎
薩克均有供奉之呼圖克圖近亦有王公子弟爲呼必
勒罕者亦製金奔巴瓶供奉雍和宮佛前令各扎薩克

報明理藩院交該堂官同掌印之扎薩克達喇嘛呼圖克圖公掣如此辦理雖未必全無弊然究為公中之私矣猶之吏兵二部掣籤在明創行時即有作竹籤傳又謂之籤部以譏之者但若付之二部堂官公正者已不免恩怨行私者正得高下其手無可如何不得不行此以去弊朕令喇嘛籤掣實仿此凡定大事必有其時與會番僧自元明來主持宗教甚有任其瀆亂國政者若今之有事則為除其外侮無事則為定其規制從俗從宜帖然遵服此固朕振興黃教不憚為之經理要亦時會所值可以有為竟有不得不然之勢也
豈期

德薄餘八表竟獲

恩優賜十全

予理軍務每遇一事其始兢兢夙夜不敢必有成迨幸而歲功惟祝後不再有此事

是以武成誌事之作必一再申明此意今邀

上天鴻佑為自古帝王所未臻感激

難承言不能喻惟孜孜疊疊日慎一日不敢以已康誠
已寧少弛乾惕庶承天眷為古今第一全人

感不知所云矣益虔惟勵日瞿然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八

古今體八十二首

癸丑二

新正幸御園作

迎禧行令例新年來賀無增外域駢三接每教手頒賜

一時或有面詢宣

每歲上元日例於御園之正大光明殿賜宴外藩蒙古並回部及各國陪

臣等每輪召至御座前手賜觴酒或偶詢其部衆年景情形凡蒙古回部語皆所素習不藉舌人相傳惟今歲

新來廓爾喀使臣則須重譯耳御園燈火非誇富屬國觀瞻合答虔雖

是假山猶積素優膏希霈又殷然

題涵雅齋

書屋四宜側

安瀾園內四宜書屋之側即為是齋

有齋涵雅稱窓明滿留

日池淨半餘冰最合讀書好底誇似畫能近教協律呂

近年間朱載堉樂律全書其樂譜內填註工尺等字而不注五音又將烝民思文諸詩譜以豆葉黃等曲牌名

尤為俚俗既訂其謬誤復勅定詩經全部樂譜駢注五音俾人人知今樂之五六工尺上等字即古樂之宮商

角徵羽用影援俗入雅之意

納景總堪徵

新賞室

融和雖意露陶冶未形呈可識貞元運莫非天地情梅
心攜臘馥柳眼望春明小坐憑新賞不孤斯室名

知過堂口號二首一韻

知過後曾初作罷葺前修舊不能無

此堂就慎修思永殿後之室名之即

泐向所著知過論於壁近年並無初修工作然舊有工
程不能不隨時修葺以復舊觀每對此論仍引以為愧

是為過抑非過也每坐堂增慚愧吾

有其成那能無壞無有幻中有幻無輸與書堂弗生見
兩章多事笑吟吾

履吉齋有會

齋額卦之履元吉在上九易道所包廣亦在人自取履
上即乾上五爻歷以久進退不失正考祥慶大有其驗
四年間

吳恩能若否

貯清書屋口號

書屋由來稱貯清謂無些子俗塵縈設如以小喻其大
方寸之中八表呈

題敦素堂

商也啟言詩素契為學始詩詎非綺言在知先後已綺
合後以華素宜先近理而理要在敦是我名堂旨堂前
水影呈害不視乎此

澄虛榭

水澄榭之虛水澄榭之實今朝榭所憑虛實箇中得瀛
海面前呈半凍半融釋虛實合撰佳而總澄為極對之
以一心於何覓形色

倬雲樓寄意

齊雲王氏記曾提

齊雲樓見王禹偁黃岡竹樓記樓在蘇州府丁丑南巡雜詠吳下古蹟曾

有詩是倬無心用擬題

御園中諸題率皆用內廷翰林所擬

歷久已忘如忽

耳即今偶見乃夔兮白詩晚寄瀟而灑周雅旱同咨與
齋此際初春胥異彼聊因七字寓閒躋

理性居有會

天命之謂性子思述仲尼

朱子中庸集傳第一章下云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又

云其下十章雖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蓋以其下十章冠以仲尼曰子曰而此章獨無然既云述所傳則非傳孔

子之言 道實備乎已其理更借誰朱傳謂下章乃引夫而何

子辭吾謂失精覈冠履似倒施

上元前日近支家宴得句

近支例以節前宴耄弗見兄惟見昆

近支皆
豫曾輩今在坐者

惟誠郡王為予幼弟並無一兄矣按爾雅釋言昆後也
昆命元龜垂裕後昆可知昆乃弟之稱朱子解謂他人
昆為兄蓋泥於前二章謂父謂母之意遂曰謂
兄實過於拘墟耳不知謂弟非近之之意乎 既喜彬

彬更濟濟于時語語復言言笙歌盡用宣行葦

是宴用
為宗親

之誼但卜晝而不卜夜歷來如此至嚮晚命御前大臣
等率外藩及各國陪臣觀燈火則又以示柔遠之道耳

燈火夕當示外藩載錫欣看十齡壯心希六歲抱來孫
題和闐玉周亞尊

良質和闐命琢磨堪嫌俗樣巧祛他西清古鑑式教肖
周代亞尊傳不訛却笑可珍因厚薄底須有響羨環珂
無過一閱付高閣自哂此非癡則何

題李公麟畫郭子儀單騎見虜圖

涇陽不肯守孤城單騎權為見虜行扣馬力違郭晞諫
步莎手任葛羅擎吐蕃回紇心咸服元振朝恩妒那傾

寫像公麟肖神表一言以蔽曰誠明

上元鐙詞

義卦吟成四十章

自戊申年始上元鐙詞八章每章嵌一卦名計至乙卯年六十四卦適全

上年壬子吟至解卦已得四十之數矣

所餘次第答時慶禮輝三五未可

損其道由來煥大光

放鐙甫過下春合弗肯耽看入夜時長此安窮有何益

每當樂處必厯思

有司靜待御音宣一點飛星萬燭燃健說決和神且速

恰如夬彖所云詮

行慶情殷聯內外無過不及用其中遵經述史漢典在
品物成章始義同

漢典曾聞稱太乙耕祈黍稻織桑麻雖云切寓勤民計
萃盛應虞踵事華

東郊初夕一輪升幾

平聲

望惟冲體示應

今年憲書正月十六日方值望

可識人間無爽度莫開十五有明徵

廓喀

平聲

不待困而降
福康安等征廓喀自濟龍進兵七戰七捷廓喀望風膽落不

待兵困其陽布城業已再四乞恩
念其誠心歸順因即加恩允降

西覲陪臣列以雙高

麗暹東土扈北桂交使復班南江

城闔不夜古今同霄月衢燈光徹通萬井熙和上元景

四朝休養百年功

節後一日罷宴及觀燈火作

是日值月食

薦紳藩服共茵聯翼節傳柑例有沿

每歲是日小宴廷臣晚間仍令外藩

蒙古回部及各國使臣於山高水長與觀火戲亦相沿舊例也

玉魄却逢遮地影冰輪

未可謂時遷

是日月食在卯刻雖節宴燈火時久已復圓然究弗安於心且新正錫宴頻蕃偶停

是宴亦無
闕緊要耳

春秋弗記雖存帙卿士惟省

平聲出左
傳杜預注

合罷

筵七字不妨聊紀景伊予準酌亦應傳

畿南山左昨歲旱念切徹懸實曰宜縱是賑蠲不餘力
那能溝壑便忘思承筐行爵姑且置揆筆攄箋尚可為
咨爾進規休頌者老來多懼合胥知

題文源閣

罷宴無停燈火繁

月食禮宜罷宴而連日節宴燈火
頻繁今日偶停將得清閒之趣

消

煩小憩合文源得閒於是愜清思不見何當信諛言

宋神

宗時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神宗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日雲陰不見食王安石等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云云向批通鑑輯覽蓋曾鄙其言諛此次月食卯初一刻六分初虧辰正初刻一分復圓至卯正一刻十四分月已入地平即

春夏秋冬羅四庫魯魚

亥豕覈三番

四庫全書原設之分校總校等若果當日盡心校對何至錯誤連篇累牘丁未夏駐

蹕山莊偶閱天津閣書見其錯謬甚多即命皇子及扈從諸臣先加校閱並令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餘員詳校文淵文源二閣之書次年令原充總纂尚書紀昀率同從前疎漏之總校分校以次遍校天津文溯二閣之書前年又因看出錯誤罰令紀昀等將四閣書重加校對前後蓋已校覈三次可謂不遺餘力在諸臣先後優叙罰令重校亦無可置雖然程督弗遺力喙稱屈而四閣之書庶可稱善本矣

掃盡塵寧免尚存

趣亭

閣峙文源歷久時小亭對面翼欽寄羨他飽飲詩書趣
恒以無言自領之

月臺

假山高下疊峰巖左首平臺正向東却以園西宴燈火

御園之西為山高水長每年上元節於此陳火戲

孤他佳句米南宮

藏密樓得句

委婉得層居遂以藏密名斯雖述易言而吾更有評潛
脩貴洗心明揚要通情大公而順應夫豈獨善能吉凶
同民患繼言理實明

靜娛書屋

書屋曰靜娛娛豈由書屋靜亦弗在外有娛即鄰欲人

生具天性朱子語真淑

朱子詩經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題額似緒言默會養清福

題獅子林十六景

獅林本是金閭景數典元明訂始全

倪瓚有獅子林圖世遂傳為雲林別

業而實非也瓚圖舊藏石渠寶笈其自識有如海因公宜寶之云云及後得徐賁為如海作獅林十二景幀閱

陸深跋始知為僧維則所居如海乃其三弟子也又陸跋詳姚廣孝輔永樂成功後見其師於獅子林事考

訂沿流始為詳脩

春孟餘閒來一豫題詞瞥眼又三年

右獅子林

月樣橫橋截水中喻形或又謂之虹一從名象世間起
似此甕言那可窮

右虹橋

世事有真必有假真恒鮮矣假恒多沿流如是奚底止
豈獨山哉奈若何

右假山

春物由來未冶昌雅堪靜觀去聲不須忙憑窓却欲問其

趣堂納景乎景納堂

右納景堂

層閣臨溪悶且清每觀真蹟一怡情倪瓚清悶閣多蓄古書畫是閣即選

瓚真蹟六種藏之以存其意

江南塞北紛呈矣

避暑山莊清舒山館南亦復度地規倣名

曰文園獅子林雖皆數典倪迂而塞苑山水天
然景致尤佳轉覺雲林所圖畫未足副名耳 欲笑雲

林未擅名

右清閼閣

水裔橫橋步屨過架藤其上綴婆娑葉猶未吐花真遠

騁目虛懷杜句哦

杜甫詩露
袁思藤架

右藤架

巉巖有路亦堪升曲棧稜途疊幾層濟勝自強寧在此

高年一顧不攀登

右磴道

特立峯巔一蓋披峭寒颯景曉春時暫憑迴顧孤亭語
四季峯姿爾占宜

右占峯亭

春景未酣清則是書齋向暖淑誠宜兩言漫擬尋常額

西苑分明

聖典垂

瀛臺淑清院乃
御筆也是齋敬仍其義

皇祖

右清淑齋

綴景園中無不有香幢略寫梵家風設云佛合忘憂喜
我則憂民未肯同

右小香幢

四庫五車紛萬卷一言以蔽要探真齟齬佔畢茲耄耄
真尚未探愧每頻

右探真書屋

樓窻景納四時多春合言春值始和試看稜間度曦影
剎那弗住肯延俄

右延景樓

魚陟猶艱盼浪浮春遲半凍舫仍收

今歲立春雖過然正月中旬解凍纔

半干又素惡其打冰獻勤背陰處尚不能行舟也

興來欲笑襄陽老畫裏將何

作卧遊

右畫舫

室名數典自盤山

盤山亦有雲林石室

石態雲容相對閒却似老

迂為首肯雅宜號永住斯間

右雲林石室

池波碧尚凍為阻林碧亦遲春未昌彷彿虛軒曰何礙
橫之義具兩應忘

右橫碧軒

甕牆隔水可稱門來往冰床此溯源今日却因生別解

合其顛倒鄭家言

漢書鄭崇言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右水門

題曠然堂

溪堂枕碧漪明照映檐楣長去聲物本無矣虛懷自有之

風輕紉弗起月淨鑑恒披絜矩於何是施乎政允宜

曠然

即廓然而大公也

直隸總督梁肯堂山東巡撫吉慶各報得雪詩以

誌事

畿南山左各騰章為澤縱微宛始祥

梁肯堂奏正月十二三等日正定等

府州屬之贊皇等州縣得雪二三寸不等其磁州得雪五寸尤為優渥吉慶奏山東省城正月十三日自子至

寅得雪除融化外積厚一寸并據長清禹城泰安肥城平陰東阿東平茌平等八州縣報同日得雪一二三寸

不等該二省上年冬雪頗優茲又各得雪澤雖未為普霑渥澤而春膏所被亦叶農祥

偏縣州雖

非普省寸三二亦利農場昨冬可恃深盈尺半月已教

望以長通日每陰旋

去聲

開霽恐如去歲惕無遑

前歲冬雪未能

優足上年正月內得雪三次又皆小淺尋盼澤竟至愆期去冬之雪盈尺有餘刻下麥田雖潤固不若去春望澤之亟然新正已過半月復切慮念恐如昨春之日引月長耳

詠周父乙手執戈解口號

是器久圖西清古鑑置博古閣中幾暇偶撫玩之

遂成口號

名留父乙解傳今手執戈銘篆可尋旨酒因思大禹戒

較於饕餮義猶深

題俞舜臣多黍久安圖

黍熟三秋粒下垂
鵲來九旅啄爭之
展觀詎在玩生動
義喻久安厯慎思

節後含經堂

節後復臨茲
光陰速弗遲
雖稱三白渥
去歲冬至月下旬連朝得雪深

至逾尺雖符陶朱公書臘前三白又切一時思庭柳已之占而踰月未雪又切懸望矣

含意盈梅豈礙姿
軒窓如昨歲望雪亦如之

題益思堂

思存心以內詎由物之外斯堂曰益思似藉景所會試
想耳目食心官必有賴然而貴乎正克已要為最柳綠
與花紅小哉耽則害設必取相資架束詩書在

接葉亭口號

春稚由來葉未施接亭突兀祇寒枝却看駒影階前過
瞥眼濃陰會有時

納翠軒

文軒疎且敞佳景納無遺然值春方孟千林翠未披顧
名似畧孤其副亦有時因而生別會趣佳在先期及至
當目前熟見復何奇寄語欲速人諸宜絜矩思

玉蘭堂

昨歲西巡空過期新年春稚畧須時譬如君子含芳德
未易與人輕見之

蘊真齋有會

虛齋祇空空夫何真可蘊即便有所設物也無知允然

則兩字題或類鸞騁吻繼思譬方寸萬物備一本一真
莫不真納物誠無盡人即齋之心是蘊廓且敏斯實真
非假五字識其準

恒春圃

曲折疎籬有路通却遲柳綠與花紅於何識得恒春意
善長上乾元方寸中

深寧堂得句

有石迎門峻有簷護徑玲來恒延步遠憩每致情停几

對窓櫺淨架披書簡青適當萬幾暇深處意同寧

夏隱亭戲題

一亭四面繞林枝常見惟應隱夏時設以風流人比擬
是誠靈寶賈希之

安南國王阮光平故詩以賜誄

外邦例以遣陪臣展覲從無至已身納款最嘉來玉闕

懷疑堪笑代金人

安南在元明時如陳日烜莫登庸黎維潭等俱以懷疑不敢親身入覲皆

進代身金人蓋中朝威信既不能畏服其心徒貽賄貨之譏最堪鄙笑若阮光平親至山莊瞻覲愛戴之情不

舊家人父子為史牒所未有朕之禮遇亦不忍不加優異耳

秋中尚憶衣冠肅

阮光平在

山莊懸賜天朝衣冠因於筵宴之日賜紅寶石頂三眼銅冠金黃色蟒袍四圍龍褂並諭以回國後仍應用該

國衣冠恩義可為無至

膝下誠如父子親七字不能罷哀述憐其

忠悃出衷真

山東巡撫吉慶河南巡撫穆和蘭各報得雪詩以

誌事

齊疆續報其別府

吉慶昨奏山東省城暨長清等八州縣於正月十三日各得春雪茲又續

奏泰安東昌兗州沂州曹州五府濟寧臨清二直隸州所屬之新泰等四十一州縣均於十二三等日先後得

雪二三四豫省亦陳茲始祥穆和蘭亦奏河南省城於本月十二日酉刻至十三

日戌刻得雪除融化入土三寸仍積厚三寸並據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各府通屬暨南陽府屬之南

陽等六州縣汝寧府屬之汝陽等五縣陳州府屬之淮寧等五縣許州暨通屬汝州屬之寶豐陝州暨所屬之

盧氏光州屬之固始各廳州縣先後稟報同時得雪自二三寸至六七寸不等都值新年幸園

日皆正月十日却慙塵望惕情惶是日此處陰而未雪雖當月朗燈

明燦祇盼雲同雪渥忙左近縱逢澤微霈同日又據貝子弘謙暨馬

蘭鎮總兵愛星阿等奏該處本月十九日夜間得雪三寸餘又天津鎮總兵蘇寧阿奏查看河道十九日行至

靜海縣夜間得雪三寸雖俱未優渥然已獨斯尚靳益蒙霈澤惟此間尚未得春膏殊切盼望耳

徬徨

夜雨

正月廿五日

近每陰旋霽忽聞雨五更孟春逢訝鮮望雪念酬悵惜
祇成分寸看隨放曉晴澤予可弗記繼霈盼仍紫

五日前雲作未霏誠惜哉巡漕御史處馳驛奏章來

今日

巡視東漕御史閻泰和奏十九日行抵岬縣該處得雨約計入土有二三寸於麥苗大有裨益雖曰二

三寸亦資薺麥培拈毫籌近遠慰惜兩情催

節後萬壽山曠觀齋作

曠觀千古上則已有惇史曠觀四海遙實亦無邊鄙曰
此山水間信乎其小矣然則所觀何曰在人與已觀人
念民窮觀已省私起是故偶臨齋率生慙愧耳

澹寧堂

澹則言乎水寧應寓在山斯堂兼兩勝是日憩餘閒設
曰知仁樂亦惟方寸間

賜居緬

祖德暢春園內有澹寧居昔年皇祖何處弗心關
曾賜予居之茲以名是堂弗忘舊也

花承閣

春意初融未冶怡女夷享帚故為遲層欄俯視白駒隙
承砌紅消會有時

水周堂

春水初生際溪堂小憩時曰周無不足以義有餘思三

府昨年旱

去歲河間天津保定三府以夏間缺雨秋禾被旱雖當即發帑截漕優加賑恤新春又復

加恩展賑然能否一
無失所仍為廛念

萬民此日飢雖頒加賑旨可得一

無遺

題愛山樓

有念能無愛與憎其間雅合擇相應佩蘭惡去聲臭當獨
慎樂水好山各具徵舉一於斯二堪識春和恰值景偏
勝已怡可忘吾民窘例賑早教兩月增

構虛軒

崇嶺降且止別岡勢復擡北瞻極空濶南眺聳崔嵬

是軒

在萬壽山北
別一峯頂

漫惜三春遠應知萬景該興言何以構原

是自虛來

題雲繪軒

春繪欣

謂將作雨

而夏繪愁

恐其為霖

蔚英出岫自悠悠在雲無

意為聚散於我有心殊喜憂安得興平消總如願可知

期望率難酬即昨夜雨曉而霽復增望澤因田疇三年

屈指將歸政近矣其時兩罷不

謂春時望雨夏月愁霖

集古玉印百度檀匣因作歌

禁中古印集所有數

去聲

得其百胥瓊玖鼻腹窠紐燦紛

陳覈之印譜皆合偶小璽私章各具名忠惟蘇武傳應

首吉語例以兆佳祥言壽言昌各臻九彙玉銅牙曾每

為

內府舊貯秦漢玉印一十有六曾系以詩及明賢牙章一百六十二方丙寅年曾匣弄之並為長歌丁未

又將古銅章二百四十四方分為仁義禮智信五部弄以匣亦曾題什

茲之集玉同享帚

雖云好

去聲

古薌文房旅獒玩物或違否

宋人寒林樓觀圖

層疊樓臺慘澹林高低一例積瑤琳富家置酒暖烘座
赴客騎驄雪灑襟勞逸眼前如說偈精神筆外自標吟

李成品格猶北宋疎宕漫從四氏尋

謂元四大家

湖北巡撫福寧奏報得雪詩以誌慰

昨冬渥被雪盈尺未免心懷汜勝欣自悔不當一念肆

却教佳信遠方聞

此間冬雪固優而春膏近每深厓念日前雖據保定山東河南等處各報

得雪今福寧又奏湖北省城於新正月初二又得雪除融
化外復積厚四寸並據各屬稟報同日均霑極為優渥
是遠方雖已慰懷
迨地仍為顚望 憂惟先則誠然耳樂以後斯豈易云

遙幸楚民獲綏屢益深戒滿勵乾勤

翠照軒口號

翠未鋪林誰作照高軒今日似孤名却看階下喬松在

豈不蒼然獨老成

靜虛齋

齋不期其虛人自合斯靜一二二而一每致意為永檀
架芸縹緗繡閱宜何等濂溪太極圖因心宿所領知而
行實難憬然發深省

景暉樓

冬景過寒夏景烈惟欣春景霽和暉安堯溫舜有如此
四表三苗無不歸

山東布政使江蘭巡漕御史閻泰和各報得雨詩

以誌慰

雨雪關農務衆知我念勤凡當逢澤霈無不達宸聞巡

界齊河報

江蘭奏前赴茌平高唐等處查辦恩賞口糧
二十三日行至齊河地方得雨寸餘並差查

附近省城各屬亦幸一律均霑視漕嶧縣欣

閻泰和奏前赴臺莊迎催
南糧十九日行抵嶧縣地

方得雨入土約計二三寸詳查俟撫奏

江蘭並奏現在雲氣濃厚雨
勢廣遠俟查報齊全詳請撫

臣彙奏等語東省頻沐春膏麥
田倍當長發覽奏深為欣慶

額手慶春耘

德勝門外作

正月二十九日

祭

社經筵胥正務節過平例事禁中還懷柔莫若勝惟德

讌愷應教歸以閒途有塵揚厭而度田無雪積望為艱

因循恐至去年况昨年正月亦望雪今日見道旁

憶去春望雪以至望雨恐又因循以至如彼實已切惕息矣盈尺臘前慚憶間

山西巡撫蔣兆奎報新正得雪之作

新正初赴御園時得雪尤佳已切期誰識其朝晉之省

甫過中節

雨水為正月

澤為滋

蔣兆奎奏山右新正月初六日省北之大同寧武所屬州縣

得雪二三寸不等太原省城繼於十二日密雪竟日除
消融入土外積厚尚三寸有餘并據太原府屬及平陽
潞安汾州澤州蒲州各府遼州沁州解州絳州霍州隰
州忻州代州平定各州所屬州縣先後稟報十二三等
日得雪自三四寸至六七寸不等不特省南已種宿麥
愈資發生而太原及省東北各府州屬播種春麥之處
翻犁佈種俱屬大有裨益雖然彼此皆吾土却以近遙
廛我思日引月長移望雨此間廿五日夜得微雨不過及寸雖於麥
田不無裨補然日內究得繼霑優澤為慰

耳雲乎每問夜何其

安徽巡撫朱珪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新正中澣北方雪却似江南春雨佳兩界寒暄殊若此

一心較量總無涯近聞齊魯先蒙澤

昨據山東藩司江蘭巡漕御史閻泰

和各奏齊河嶧縣等處均已得有雨澤

誰識歛徽亦與皆

茲又據朱珪奏正月初六七十

三四等日安徽省城得雨入土深透獨是近畿盼優被

齋居那得刻舒懷

題漢億年無疆瓦歌用前歲題漢未央宮瓦歌韻

前歲偶題未央瓦古物沕穆見曾未因之質以西清硯

歐譜米論詳悉識

前歲得一漢未央宮瓦其形製半錯絕紋半是平面外若巖笨撫仍細潤

並無鄼侯之名蓋未央宮瓦以億萬計原不必盡鐫監工者之名也乃定為未央真瓦並系以歌因憶歐陽修

硯譜言古瓦少真米芾亦云相州土人自製陶硯在銅雀上是宋以前已有偽為者而內府舊藏有漢未央瓦硯三亦半疑其非真矣茲復得一瓦形製與前年所得無二惟彼瓦當所刻云未央長生四字此瓦刻億年無疆四字或係別一宮殿之瓦而其同為一時所製則無疑義 茲器復瓦而非硯奇讀

基 偶物理聯前二半繩紋及半平面厚薄長短一例是

叶 圓頭所刻乃各殊舊者未央長生記新者刻億年無

疆小篆至今存四字撫不留手泯鑿痕於簡勁中具精

細晉宋贗製夫豈能清賞憬然餘惕意為君所好去可

弗慎視此不脛詎美事

總河李奉翰等奏報南糧首幫入山東境詩以誌

事

乙巳以來漕多脫

乙巳年以河南安徽等省被旱洪澤湖水較少清口微弱不能抵黃致有

停沙又以徽山湖水收蓄不及舊誌亦致不能濟運頻年有截漕守凍情事因再三申諭南北河臣妥為辦理節次命管幹珍和琳分投督令疏通淺阻又令明興馳往山東將支幹各河一律疏通於是在徽山湖水收適定詔南北運河始得通暢自巳酉以後全漕率於中秋前抵通而回空船隻方能不悞冬兌冬開舊制事在人為理固督催疏濬每厓吾近年幸覺如期到昨歲復勞速

運呼

惟上年又因直隸景州一帶春夏之間雨澤缺少運河淺阻致二進三進幫船過天津闕有脫幫十

七日及三十餘日者此固未可因循復啟疎懈之漸然亦實因水淺所致且幸而淮運過速已於六月廿九日起卸完竣計至秋初迴空之船江廣開行已攬贖近據可抵水次是尚與近歲無殊耳

江廣開行已攬贖

陳淮

奏江西贛州首幫漕船於上年十二月初一日開行其吉安廣信等十三幫均於初三日起至二十二日全數

開行上年正月姚葉奏江西各幫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全數開行較從前已趕早一月而上年又早二日矣又

據福寧奏湖北漕船於十二月初五日開行至十六日全幫已奏湖南漕船於十二月初五日開行至十六日全幫已

掃數出境淮齊通進此登途進首幫及淮安衛頭幫三十四

隻於正月二十五日入山東黃林莊境隨後之大河前揚州二三等幫亦即銜尾前進其東豫二省漕船據吉

慶奏於正月初二三等日開行至二十四日亦全數趨出德州境是今歲漕運既不悞開兌舊制將來抵通之

期自當
益早毫釐失致千里謬可曰不親細事乎

詠古玉捫頭餅有序

呼此餅為輞頭者不知起於何時內府最多不可
屈指數今查輞字不載字典類其韻蓋捫字之訛
字典音岡去聲亦作平聲又字林稱捎與捫皆舛
也蓋古時舛輞輦或以此飾竿頭其無底而通亦
一證也今定為捫頭舊訛為輞者亦不必更易

捫頭本舛器

晉書與服志有捫鼓唐書儀衛志有捫鼓
釋史載歸藏書云黃帝克蚩尤作捫鼓曲

之制蓋握柶柶三字同音岡而三書各訛寫記載之外可知然總不出舁鼓以行今祭祀導引之樂二人舁鼓

以合奏眾樂亦其一證以穿木無底後人用為舁作膽置其裏後人

稱為柶頭舁則不得不作有底之銅膽器置其中以盛水有花是器中之銅膽舁青綠暈身蓋已閱千年矣

閱實即穆神撫文不留指銅膽已千年柶更不知幾

御製詩五集卷七十八